

靈肉衝突

Leonhard Frank 作

于在春 譯

每冊實價五角

上海正午書局出版

電影小說第六種

電影小說叢書第六種

靈 肉 的 衝 突

Leonhard Frank 作

于 在 春 譯

上 海 北 四 川 路

正 午 書 局 出 版

七 月 ， 一 九 三 一 。

靈 肉 的 衝 突

——獻給大綱——

譯者的其他的著譯

- 1.翠環(短篇創作集) 真美善
- 2.狗的自傳(譯) 開 明
- 3.鯉的奇遇(中篇創作) 印刷中

是 書

是書在一九二七年印行於德國，是龍拿·佛朗克 Leonhard Frank 氏在本國成名的一部驚人作，不久就獲得了世界的榮譽。

他是一個木匠的兒子，早歲極困苦。十三歲，被送到一家腳踏車工廠裏去做工。後來在一家藥廠裏做侍者。後來又做一個鄉下郎中的汽車夫。他在這些生活裏却有了創作的要求。靠積下的幾個錢生活，在門李學校 Munich 做一個藝術的學生。本是學繪畫的，但很自然的趨向於文學。

在一九一四年出版了第一本創作：強盜的隊伍。這本是他的第二種。最近他又有兩種：一個中等階級的男人，1930，兄弟們和姊妹們，1931。

—

在歐亞兩洲的邊陲，地面極遠的弧線上，就是那大草原的天邊，顯現着一個點，比一隻雲雀還小。雖然那一點似近於一小時百哩的速度向那兩個人逼進着，它却似乎是靜止地懸掛在那淺青的遠處的那同一點上絲毫沒有移動。天和地的相距是那般環覆的茫茫。

它的速度雖大，一刻鐘之後纔被認識是一架飛機。而且雖然它在保持着同樣的高度飛過來，却似乎依着一個大弧的形狀

向天升上去。

盤旋在那兩個人上面的閃爍的空中，那司機看見兩道闊巨的交叉的黑線在他下面，長和闊都有好幾里：一道縱的和一道橫的壕溝，就是那兩個人從那大草原上的黑泥土上掘出來的。

那司機不能猜測，爲什麼佈置這十字形的壕溝在這寂靜無人的草原上。他向西飛駛過去，老是保持着同一的高度，不過此刻好像在向着地面滑瀉成一個大角度的弧線。過了一刻鐘，它在草原的天邊外沉了下去，依舊不比一隻渺小的飛鳥大。

那兩個人依舊孤獨地被剩在那茫茫的窮荒裏。

他們自己也不明白那十字形的壕溝的

用處。他們僅能忖度：或者幾年前曾經計畫着建築一道堤壩，因此必要的情形下，可以把這草原淹沒起來阻止敵方的前進軍隊。

在大戰爆發後被俘擄了不久，他們就被遣送到這裏來，帶着一所鏽蝕破舊的輕便的鐵棚子，每月領着他們的口糧。從此他們便挖掘了四個夏天，沒有保護也沒有監管。他們常常地長久地休息着，有時在原上草裏整半天的睡；可是醒來總是回到工作上去。原來一個人總得做一點事情的。

鳥們繼續着往來來地飛逐着找食物。在草蟲的絮聒而抑揚的喧響中佈伏着一種深不可測的寂寥，竟像大地已經達到了生命的頂點，祇是在靜等，在默聽。

丁字斧斫斷了一條蚯蚓，那個人把一

節從地裏拔出來，向空中拋去。一隻鳥在飛過時把它啄住了。

“我慣是睡在牀裏邊的，靠着牆，她在外邊；她早上起身，我從沒有覺到過。她是很靜的，你可曉得？總是那麼靜。”

“這些你前次已經告訴我過了。你總是不等到汽爐管在吼吼的響了不醒的。”

“那不錯；老是一樣的音調。我總就先走過去看一看那汽爐。可是後來我總得相幫着張羅。”那結過婚的人繼續着劃泥。他任憑他的鬍鬚長起來，看上去蓬亂得很。

他的夥伴躺在近旁，咀嚼着草的葉片，一片又一片。“我奇怪那怎麼會的，她的胸膛是那麼白淨，而她的腰部和身上却黑得許多？”那結過婚的人不作回答時，“像古銅

似的，你說的？”

“你若是有了她，什麼別的心思都消化了。”

半小時後——好幾次，沒有明白的原由，成羣的鳥類稠密地一大片的浮起，老遠的散落在草原上，又重復成羣地飛了回來——他接下去：“那眨眨眼就快是四年之前了。有些時候，我竟記不起她的模樣，想不起她的臉，追求也是枉然！賈二，你懂得，那些全變得模糊了。可是我夢到她的時候，她還是那麼活現，好像我可以摸得到她。”

“我很曉得她的形像。……還有她的舉止行動。我全明白了她的一切。”

“可是你從來沒有見過她。……假使我能得乘坐那架飛機，我會立刻到她的身邊，

她雖然離着我那樣的遠。……天呀，誰能忍受這個呢！四個年頭了！”

“無論如何，在世上你總還有一個人在掛念你。”

“對。那很不錯。”

“有個人在那裏，等着你。可是我呢——要是我想到這些事情——我就想不起這樣一個人。”

“是的，她是等着。假使她還活着的話。”

“她還活着，”另一個接着應道；然後重又讓他自己倒在草地上，從大草原遠眺過去。他看見那個他從不曾見過面的女人，看見她在那間他從不曾踏進去過的小房間裏，揆去抽屜上的灰，看見她走到那舊沙發旁

去整理那套布。她彎了腰伏在沙發上面。他知道那沙發斜着支凸出在房間裏，他又知道那套布的顏色和式樣。

“李嘉！我說，李嘉，如果她現在在這裏，你的老婆，你可肯把她讓給我，就只一次？”

那結過婚的人把雙手攔在鋤柄上，把下頷抵着手背。“如果她現在在這裏——”他終究不能理會這個意思。

“告訴我。”

他向下看了好一會那靠着他趟着的人。“我也許肯……因為你是像我一樣的在這可咒詛的境遇裏。……一次。……也許可以。……可是假使你試第二次，我就要用這斧子劈開你的腦袋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家裏的氣爐管還在呼呼

作響？”

一片雲的陰影遮蓋過來。草虫的聲音向草原裏低弱了過去，絕響了。近旁起來了一陣單調的短促的嗚嘶。那最後的草虫靜也絕響了。在那極端的沉寂中，那兩個人陡然注意到他們的血流的急動。那遠處，草原上的一塊塊仍然照得着太陽光的地方閃耀着像輝煌的黃金。

雲的陰影變淡，在眩目的陽光中消失了。那夏天的合奏在千萬種聲調中重新開唱，從這邊天際波蕩到那一邊。草葉子鎮靜到沒有一片在彈動。

“可是安奶決不會答應的，她不會把她許給別一個男人。……在我們到此地的第一天晚上，我告訴過你我所碰到的困惱是

怎樣發生的。那時候她是快廿三歲了——可是這個我從前已經詳細講給你聽過。你儘可以自己評斷着看，賈二。”

在那四個他孤另另的伴着他的渴望的長夏裏，他已經把每樁事全告訴了他的夥伴；雖然在平時他是一個沉默的人。這追想中縱然那爲衣爲食而掙扎的艱苦也覺得全甜美。因爲現在，他的痛苦是孤寂，是現受着的。

賈二——他孤寂中的夥伴——知道那臥褥是分三部分的，還有安奶的臀部的曲線是顯露而有彈性的；知道那她即有熱情也往往先受過她淑德抑制的；知道她那末是一個熱烈的女人，可是另一方面却很靜的，能幹的，整潔的。他知道那灰耙有一個

銅柄子，還有安奶有三個痣點，泛黑得像黑洋緞。他知道那火爐和灰耙放在什麼地方，也知道那三個痣點生在什麼部分。因為他心裏沒有世界上的一個人一件東西，安奶的影像就在他心裏分明起來。

“可是也許她當你在外時已經不妥當了，搭上了別的人。四年是一個很長的時期，李嘉，對一個血氣方剛情慾方熾的女人……恐怕你也不會這樣有耐性，假使這草裏的草虫是些女人們。”

“你聽，我告訴你一些也許你所不曉得的。當安奶和我搬進城住的時候，我們設法租了一間精緻的小房間，用分期付款的法子立刻裝璜起來。纔一個星期我就被徵發了。”

“這些我全曉得了，每個月付還六馬克。”

“但是在我們曉得我得出發之前，我們正在打算：我們目下是要勉力維持這家庭，好在不久我們就會舒轉的。我相信安奶沒有忘却這些話。她沒有空閒去想旁的念頭。那太叫她累夠了，又要照管家務。”

“也許這正能夠使她——”

“那和你有什麼相干？無論如何，你該在你的頭腦裏緘默一些乾淨的話。至於說到安奶，我要——這也不用明說。她不會做那麼一回事！”他高舉起他的鐵，當牠落下來時，經過空中作響。

因為念家太切和信力不堅，他時常借掘上的操勞來排遣那些無意義的煩惱；到

如今，辛苦的工作已經把他所有的疑慮消釋了。

當他兩歲的時候，賈二曾經把他母親的帽子改做了一個玩具的車。那帽子有長的絲帶，他便在絲帶間把他自己像一匹馬似的駕起來，拖着那新玩具從積水的泥潭裏穿過那圍場。從那時以後，他天賦的幻想帶給他的痛苦總比快樂多。他躺在他躺着的地方，毫不動作，默受着幻想的痛苦，一直等到太陽沉落了，他的夥伴的高舉着的鐵投下一個龐大的影子。

在西邊的地平線上，落日的紅燒照耀着。那赤金色的日輪還不會碰到邊際。目前只有那兩個人近旁的草葉的尖頂上受着光像鍍了金。遠了去，那大草原是一片黑沉沉